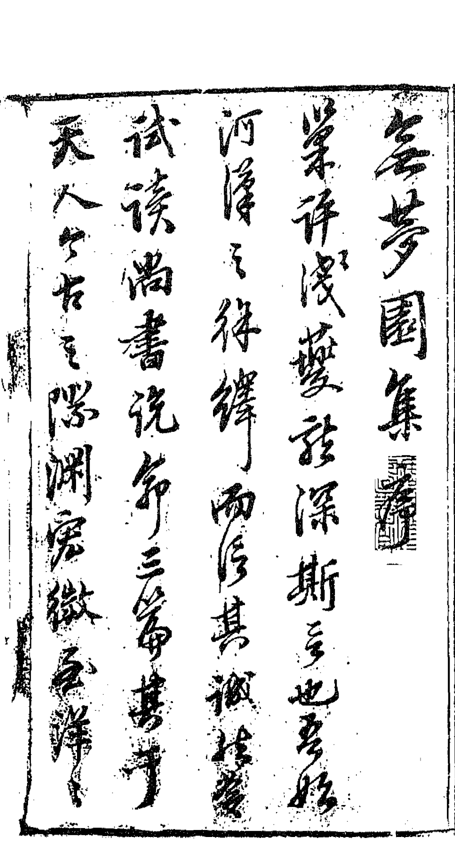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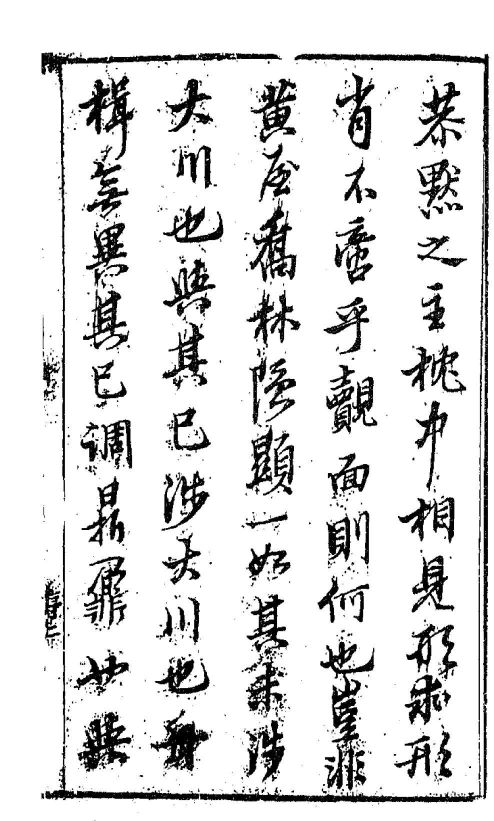
無夢園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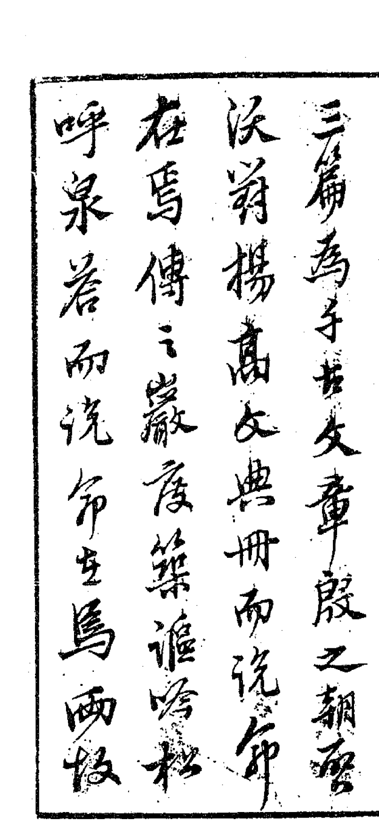


蓉夢園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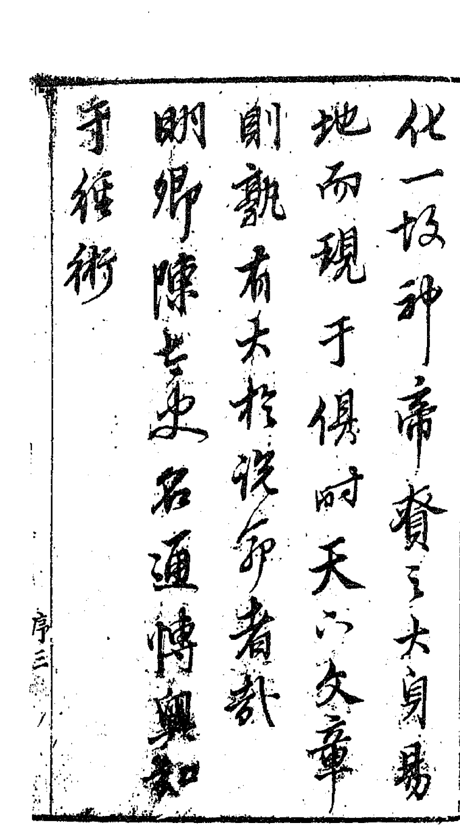
業許淺藝能深斯之也吾好
河洛之緒繹而得其識精蘊
試讀尚書說節三篇其于
天人今古之際淵究微至詳之

乎大哉王佐之謨具足取辦於傳巖之下版築之百登之焉考生金石是宜鏗鍧天壤焉雷爲以岳牧咸薦而迺之拜京宵耿託之於假息魂交獨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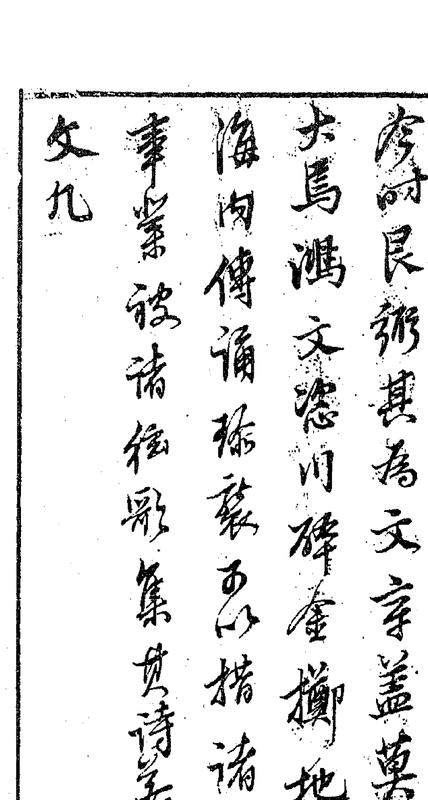

恭默之主挽力相見形求形
省不啻乎覿面則何也豈非
黃庭舊林隱顯一如其未涉
大川也與其已涉大川也無
稍差異其已調鼎鼐也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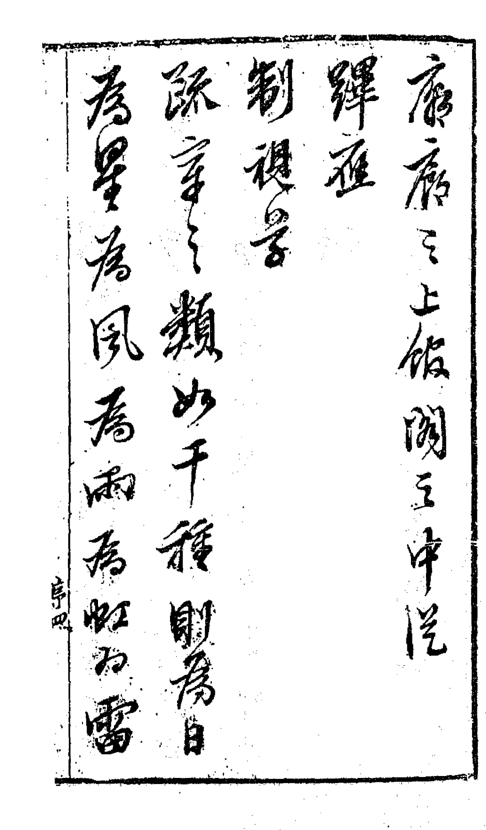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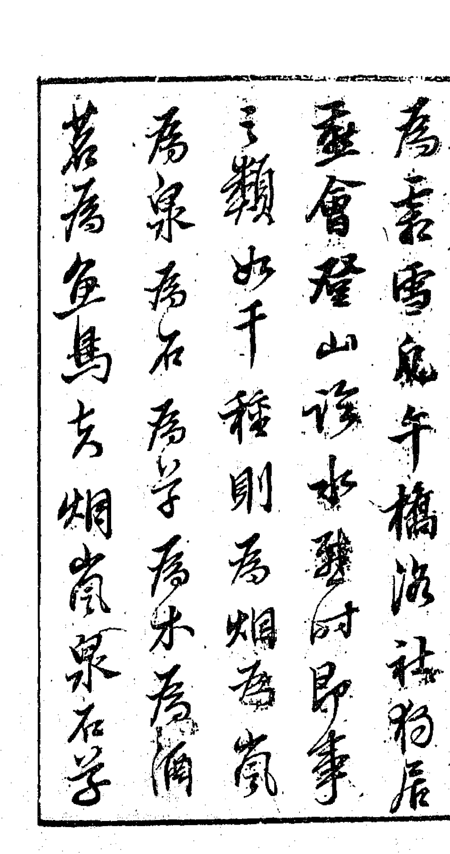
甚未調鼎鼐也鹽梅是異
三篇為千古文章殿之翹楚
汲蔣楊萬文典冊而說郛
在焉傳之巖度築誰吟松
呼泉若而說郛生焉西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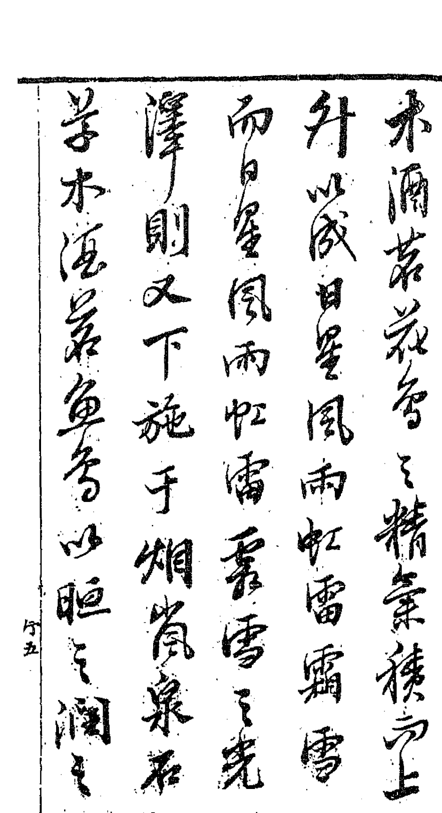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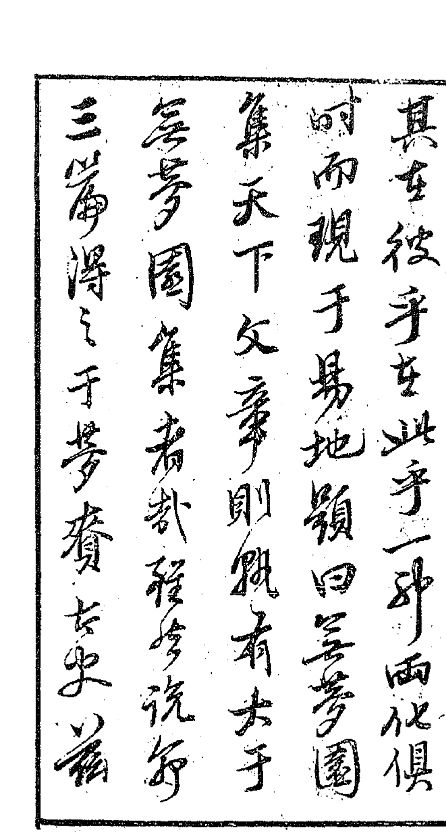
化一切神帝資之大身易
地而現于俱時天之文章
則孰有大於說卦者哉
明卿陳長史君通博與知
于經術


彥時良卿其為文章蓋莫
大焉鴻文懸門碑金擲地
海內傳誦珍襲而以措諸
事業設請編輯集共詩若
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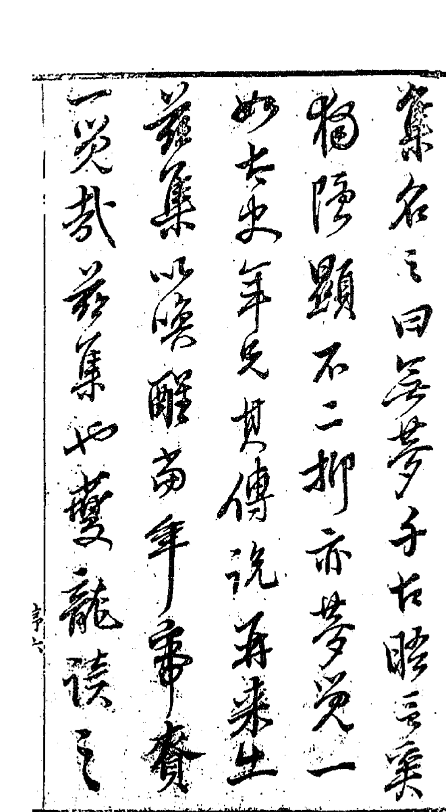

廓廓之上假閑之中從
繹雁
劉視吾
蹤言之類如千種則為白
為星為風為雨為虹為雷


為書齋臨午橋論社獨居
壘會登山涉水聚對即事
之類如千種則為烟為嵐
為泉為石為草為木為瀾
甚為魚鳥古烟嵐泉石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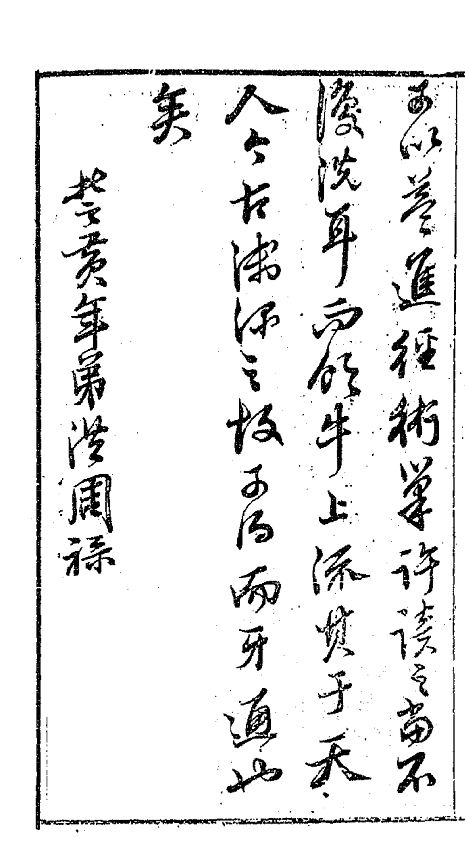

木濟蒸花香之精氣積而上
升以成日星風雨虹雷霜雪
而日星風雨虹雷霜雪之光
澤則又下施于烟嵐泉石
草木蘊蓄魚鳥以昭之潤之



其在彼乎在此乎一邪兩化俱
時而視于易地顯回空夢園
集天下文章則觀有夫于
空夢園集者哉離合說節
三嶺潯之于夢齋　古史以篇



集名之曰吳夢千古勝言矣
獨隱顯不二柳亦夢覺一
如太史年久甘傳說再來生
蕉集以隱醉南華筆筆賚
一笑哉蕉集也夔龍讀之



而以菁進經術學許讀之當不隨波再而行牛上流賢于天人之古法深之技于局而升通也矣

楚黃年弟淡周祿

無夢園初集自序

憶余讀書焦山年四十矣有客過之請古文辭行世余避之十年居亡何承匱中秘而客亦列庶常脩後輩禮謁坐定曰記江上約乎曰忘之矣爲理前諾余無以應頃襉封予假蒔花種竹之餘略簡舊帙成若干卷多得之僧舍山寮破甕敗壁間且以謝客請也其

文目凡十有四一

大廷對策之文一

講筵入告之文一主考進
呈之文一制科應試之文一草莽臣恭謁
定陵
慶陵登第直講除名策蹇之文一扈從
郊祀
幸學陪祭
太廟宣
詔出關持
節入洛之文一戍均解經之文一輶軒採訪之

文、一諮詢酬對之文、一情事揣摩之文、一敘述今古之文、一編纂雜記之文、一游覽探奇之文、一山水紀蹟之文、大都三十年來存稿十百之一二耳、唯

制誥代言、與腐儒析理讀史漫評、未敢遽出、亦藏拙之初念也、刻成系以無夢園何居、海內知余好居園、不知余居園之無夢也、沈石翁詩、流水之間心自得、浮雲以外夢俱無、園既成、有贈余衡山先生硯者、其銘云、良宵恐無

夢。有夢即同游。亦一奇也。主人不得已再出山、不逾年即歸、故其詩云、家臨葑水絕塵喧。常住蕭蕭無夢園。怪底出門太多事。夢梅夢竹夢分蓮。

徵文自引

海內徵文于吳門濫及予者間亦不少然隨搆隨發別無副本更苦記憶初集多出友人覓寄而至者甚少伏想續發他如游客假序以自媒賈客僞書而滋蔓不在此集其贗明矣澹退居士啟 癸酉至日

跋伯氏遺集

昔人謂見其文如見其人與其心吾兄翹矣生平著述不具在耶購求編輯補初集未備禮也敢辭後死之責爰偕成鄉弟洎諸姪聚首從事甫寓目輒憶居恒共枕被無夢園灌花分竹之餘遇滿志快筆掀髯朗誦曾幾何時俄焉隔世掩卷相向黯愴欲絕變寒暄始克成帙凡甲歲春稿强半簡自藥裹中蓋先兄無他耆在床褥不廢楷墨即對醫王諄諄桑梓永利與軍國急

務子弟晨夕候興居每強起細論文慰藉無恙
故新篇多憂時借箸語及敘一二門人問世之
業云乃有遺集歲月先初集者曩方耑心制義
雅不欲以古文詞名世勉應徵索往往不存笥
散軼什之五初集不逞遍搜顧論者謂少年之
文其神全閱久愈光焰末年之文其神澹攝本
情就紀律駸駸乎化矣丹頭垂熟惜天奪之算
因不忍偏廢廣羅而並錄焉至若對策講義武
錄暨家乘再授剞劂則惟是先兄杜機不異儒

生矣臆凛然忠孝所見　褒于　綸綍者其人
其心于兩種文見之不尤眞摯歟附刻翠娛閣
小品以識玄賞遂稱合璧藐諸孤瞿瞿焉如有
求而弗得手是編正告之曰爾父繼述在茲繼
述爾父在茲生不愧死斯死者若生千秋不朽
九原可作亟鋟之庶稍逭余後死之責乙亥清
和弟禮錫敬識

無夢園遺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著　男　濟生　濟楨　濟王　濟思　徽錄
弟　禮錫　智錫　侄　濟德　濟世　濟亨　同訂

翠娛閣評選初集小品

無夢園遺集卷之一目錄

翠娛閣選 另帙總附

皇明世法錄　通鑑綱目評　奇賞彙編

三書俱未有序不敢以贗稿誣世附白

無夢園遺集卷之二目錄

序

考工記

孝經翼

性理

名世文宗

古文正集

蘇文忠公全集

韓文公全集

潜確類書

列聖垂訓

經世八編

感應經解

古今文統

生雅

傷寒指南

廣欲仁編

經畧問奇錄

保甲鄉約錄

明文奇賞

姜燕及�軒錄
張二酉精廬集
彭原樂遺稿
丁茂嘉白門集
王覺斯集
鄭崟陽集
錢長玉荒政
章廷綸明聖湖百咏
錢少室集

補遺

無夢園遺集卷之三目錄

王文肅課孫稿

小題廣社

筆花館選執

人文慧業

闢社選執

薛大年戊辰房稿選

春秋房同門稿

春秋房六種書

陳伯玉稿

天啓二年廷試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摶捥乾坤匡扶

世運者靡不於文武二稱爲兢兢書贊帝堯

乃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曰文明禹曰文

命湯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數

聖人豈於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毋其於中有

交相爲用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

而來至於今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並提一劒馭軍。而文治
光昭於雲漢。揭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
霆。文繇武張。武因文靖。於都哉洵追蹤帝堯
而與虞夏殷周媲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闡繹。雖疆陲小警。不無震驚。
然金甌卒以不搖。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
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於天下臣民
之上。日夜思所爲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大務。蓋干羽舞階。鼓鼙思士。實並圖維執事焉。而蠢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於茲。竟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豈政教隳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武功弛歟。夫禁旅之環萃自若也。衛屯之綦置自若也。班操之番上自若也。盟帶礪者列第而居。綰組符者。專閫而控。迺動云無將。動云乏兵。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鎭若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客兵

散如摶沙。土著聚亦兒戲。總帥藉之勳冑。既繇禮之推轂。訓練奇之戚臣。又典兵之有戒。戔戔脣吻。迄無成功。說者以爲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六卿。用以內脩外攘。非岐塗也。即如

先朝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剿倭奴。以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詠車攻而歌杕杜者。詎異人任。毋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歟。夫

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
在帝王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
赫然收順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茲用
之術舊矣尚根極體要明著於篇毋泛毋略
朕將采焉
臣對臣聞帝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惟勤
以課實無事勵有事之張皇有事享無事
之鎮定其道簡而嚴惟敏以赴機疆場之

柄在勝負。廟堂之柄在賞誅。其道斷而速。以勤敏提蓄朒貪欺之習。則敢於退不肯。決於亟大憝。而壁壘作同仇之朝氣。以勤敏轉潰逃邪詖之軸。則天無不肅殺之陽春。世無捐廉恥之爵祿。而樞閫欽率作之颷言。故丕冒海隅。咸不怠於若彝撫事。而益國百里。課大猷於土宇版章。百志惟熙。未踰絕險。而慮切顧僕輸載。小民難保。甫聞烽燧。而憂先斬木揭竿。是以乘六龍於

一乾。妙陰陽乎不測。上固文武惟后。下亦干城腹心。除千古兇殘。保萬年家室。必繇之矣。欽惟

皇帝陛下

精一執中。

緝熙無逸。

日騰輝而清四海。秉白旄。仗黃鉞。嗣服光昭。雷出震而省厥躬。仰榱桷。俯几筵。紹庭陟降。執競無競。褒忠烈。而封椿揚耆定之折衝。

恭先孚先。別貪廉。而位事躋灼知之宅俊。

馮翼孝德。經筵琢雲漢之天章

翕受敷施。諫草含龍光之霽色

學古訓。其有獲。冒聞廸見。畏天顯而顧民嵒。

受成命。不敢康。震疊懷柔。揆文敎以奮武衛。

固已

神勇敷奏。韎韐六師。

濬哲發祥。本支百世。蓋聲靈赫濯。而黎獻盡

臣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俯詢文武全德指歸。擇人専責。以恢弘
祖宗宏業。
陛下必爲堯舜之主。臣在草茅。矢非堯舜不入
告。卽禹湯文武。不敢與
陛下比德。尚敢掇拾舊聞。不抒一得以副
明問。臣聞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
乃文。惟乃聖乃神。此文武出於一也。以聖
神文武之君。歎於知人安民。示萬世爲君
之無盡也。文明如舜。必殄讒說。惟功出於

明試言底於可績懼遊談亂之耳禹敷文命而萬世永賴湯布昭聖武而聿求元聖代虐以寬文之謨武之烈而譽髦斯士懷保惠鮮既獲仁人永清大正總以知人安民為本自兵農判然文武亦判然要之兵農二而以德澤振綱紀必一文武二而以政事息議論必一大哉

聖問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而臣持勤與敏之說進非是則繁言不可省操柄無

可審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清函夏而置館禮賢。

成祖文皇帝。犁虜庭而創典垂世。

列聖率繇成法。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

剿倭奴。邇者東征西討。大抵專任成功而

約諸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上接

堯舜之治統。即上接堯舜之道統矣。臣觀

今日有不可不進取之形勝。有可以進取

之局勢。有密於進取之謀算。而要在破虜

情。振懦習。然後商進取之人。定進取之議。令之燕。豈特漢唐逼渭橋。逼甘泉哉。彼過西域六部斷匈奴吐蕃右臂。而可棄遼陽廣寧爲東西虜續一臂耶。昔宣府入城棄之也先。彼亦不守。于謙募民屯田。遂復之。此謂進取之形勝。奴未至而潰寧遠一帶非虜取之。而捐以與虜。非捐以與東虜。而捐以與西虜。又非捐以與東西虜。虜遂幕之。而猶鞠爲荒草。蕩爲墟煙。我日退。西虜

日進。西虜日進。則東虜亦日進。西平之賊
殲。錦義之格拒。鎮江之俘獻。豈異人任哉。
此謂進取之局勢。收四衛取海。盖奴犯山
海則尾擊之。退屯近島。得鷙鳥於累百兵
不可不速應也。意者繇關外一二百里。集
鴻鴈。招熊羆。而遙呼登津乎。倘亦韓范據
大順。而後城環慶。斷蕭關。嚪沙。卒反靈夏
横山之地乎。夫王驥抵上江。韓雍薄藤峽。
王守仁擣安慶。顧其時物力饒。而雷擊電

製。非摧殘烈焰。無堅城可收。保比又意者
近遼數百里。各宿重兵衝地。則合交互分
功罪乎。倘亦洹水定盟虎狼秦不出函谷
乎。夫譚綸將戚繼光築薊臺。立車營。
肅皇帝遣右司馬大閱十六萬之師。顧其時繕
甲增戍。所在騰飽。非宿將去其家下。連年
調發甚若暴露。比而轉怯爲勇。轉詐爲誠。
轉恢弘爲精密。倣漢上晋屯田及當罷者
人馬數。計失遼所省。量減所派。厚其蓄力。

耐煩綜理。責之敢勇深入。凝恐負重之難。此謂進取之圖算。然其要在破虜情。傳介子斬樓蘭龜玆。持黃金錦繡。擒之樽俎。以神暇而膽厲也。馮奉世。發鄯善諸國。以充涉車。裴行儉連突厥四鎮。以斬邳支。能善用其豪傑也。郭元振。凍烏須勒雨雪中。其子反獻馬駝牛羊務面泣送。以宿望運急智也。元成之。呼韓嘉靖之俺答逢虜之衰又有抱孫之痛也。藉無一於此。挾賞入犯

能如寇準叱曹利用以三十二萬成約否。力能制西虜而後東虜可制。能制東虜而後西虜之款可恃。此謂破虜情。又其要在振懦習。

聖問曰政教隳頹而文德闕。聲容盛而武功衰。陛下聖神文武之一怒也。問京營禁衛。何以永樂之較試。正統之團營。嘉靖之正兵守。奇兵戰。則斷行。選天下壯士宿衛。華騰驥詭糧。罷監槍權蠹。則斷行。而窩穴厮養無賴。

槩置不詰問班軍何代替不稽番上不時軍衛所何不勤蒐訓集有軍不淸有塞下易粟之鹽政不舉有田不屯何勇於壞成憲而怯於破俗例問盟帶礪者祖制武有降職停襲革職其時亦左武右文歟法重則易慁赦嚴則易使非仡仡之射御劾截截之諞言典兵有戒爲法受惡勳胄戚臣皆咋舌矣問綰組符者不戰奚守無兵奚戰不練奚兵田疇率宗族入徐無山登白

狼辭封邑茲責盧龍之塞。何其多。而來烏桓鮮卑之驛責何其少。問募兵何以罪帥棄弁攫金歛怨。試以多募遠募之費。厚見卒。屏履糗糧。調發召募。土兵客著。盡精勁矣。此謂振儒習。臣然後商進取之人。劉陶諸捕張角。賞以國士。李泌議光弼子儀三地蘩其四將。裴度請行營併諸將心。加顧其言用不用耳。虞允文犒師江上。焚舟殲亮。抑豈知預決敗盟。憂先淮海哉。虞詡令

朝歌守武都。抑豈知力詳涼州之棄。鄧隲等忌擯之哉。臣觀人才麤而不精。布局闊而少密。其識短也。故求奇識之人。寇恂伐百萬之矢。以馬二千。粟四百萬。給軍卒。降心於賈復。子儀解光弼睚眦。克平安史。李晟假詔徙諸將屯趨東渭橋。斷賊首尾。韓游環決策入衞。以銳士火戰柵。張齊賢列幟燃芻。敗賊士磴砦反歸功。盧漢斌。張惟孝。力解鼎澧五州不就招於制使。臣觀太

吏逗遛於危疆。簡書委頓於草莽。其氣餒也。故求忠勇之人。顏眞卿增陴濬隍。料簡丁壯。河朔陷而平原守。馬隆知凉州立標簡試。詣武庫選仗。給三年軍資。高崇文卯受命。巳卽就道。成都种世衡銀的教射。計去天都野利以孤元昊。臣觀角雖雄於門戶。工鉛槧爲韜鈐。其術弛也。故求儲備之人。隴西羌反。馮奉世請倍用六萬。李靖齋二十日糧。擒頡利於反掌。王童謀旦舉事。

毁秀實速司漏吏。曙執斬之。張萬福立馬江淮。發進奉船。淄青將士。睥睨不敢動。臣觀封事飲賀蘭之血。當局高賭墅之客。其救解也。故求撲變之人。得若人。而擢一文臣右文郎右武矣。擢一將帥。右武郎右文矣。倘

聖問一劍馭軍。六經訓佐文。繇武張。武因。文靖之大吉歟。臣然後定進取之議。高拱疏添樞貳以剔歷邊方。克司屬。特高其選。故內

之職方久任外之材官得自試於撫臣絕
咨送之弊歷邊圉得自試於經略能守一
關外要害即以其地官之有良將何患無
兵善將將何患無將而尤無使閫外決機
遙廷分識則議在專責成嘉靖給事楊允
繩疏銓除剩量邊腹痟抑規避故沿邊守
令破資格錄異能捷其陞轉良急務也孔
門治賦之才必不使治兵裴度薦李德裕
堪宰相竟平澤潞宋太祖喜得張齊賢手

畀太宗。各舉所知。並坐舉主。無採賢不賢
之聲。而課能不能之實。則議在精選。舉兀
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萬。劉錡不守
令賦車徵馬。杼軸半空。棄甲曳兵。米粟一
炬。以京營推之。一家齎十兵。一人侵十餉
矣。近京暫納本色。津運廣求接濟緩急。便
宜通糧。則議在覈積餉。狄青寧失智高無
欺朝廷。邊卒逃以道將奔也。道將奔以哨
馬驚也。厚懸賞格遼之義民。與漢番雜册

則議在募哨探。魏無忌不去思歸二萬。必不一八萬人之銑。李抱眞不錫租給弓矢。德裕不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奚推昭義雄邊。蘇軾不別儲餘錢資軍士。部送。奚冠諸道技勁。則議在勤練恤。以覺華爲積聚。憑山踞海。或偏箱轉鬬或蒙衝直抵。遙指三岔。俾重壘雄壁。間有方騎千里。縱舫陳疑之勢。則議在習舟車。宋法兵敗必誅。贓吏必刑。清撫不逮失開

鐵。開鐵不逮。擲廣寧。已事之鑒也。夫小戎以義與師。婦人勇於赴敵。漢將恨虜未滅。去病耻不問家。今司寇之斧鉞不嚴。貪紳之肺腸日爛。以廉耻生天下之命。以禁令威天下之心。則議在必刑罰。
詔中外亟脩屯鹽錢法。京東江南水利。無以
祖宗允文允武之實政。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於是特免加泒一二年。臣非不顧
國家之急也。臣聞疆土與民守之。非與兵守

之使民不敢不守不若不忍不守故將士戰而守令守漢以棄利與匈奴逐唐憲宗籍李錡代江西田賦宋諸路被兵必有優恤一遼民也忽而可兵可也遂欲食驂桑之報忽而爲姦爲黠反不及旃裘之倫亦大可念惜矣

章皇帝詰問夏原吉山西饑民流入河南爲軍吏捕逐至引富瑠活饑民五十萬選爲兵者十萬以媿之則議在恤民泯武以安人

利衆。爲七德之二。斯全德兼焉。其勤與敏之效歟。省游言。無使必可行之言。至於必行。而行已無及。節冗費。無使不獲已之費。至於必費。而費已不支。夫論治莫高於孔孟。王者必世後仁。而明其政刑。尊賢使能。七年可以爲政。則形勢異也。故外拔其形勢。內定其規模。而力懲三方四路。納降信虜之轍。擇一人專任之。若劉大夏自試爲兵部。王敞舉楊一淸。王崇古以戰爲撫。李

承勲脩鐵嶺松山城堡百八十所。項忠單騎過賊營。悉刼援兵。庶有濟乎。無所不備而後練。無所不練而後精。備京邊。所以備山海。備關外。所以備關內。備登津。所以備關外。備南國。所以備登津。備天下。所以備南國。備忠臣義士之肝膽。所以備甲兵。備窮簷蔀屋之艱難。所以備勍敵。有備無患。今日之六經也。今出唯行。今日之一劍也。若夫夙夜敬止。知人安民。與堯之乃武乃

文者同。

陛下握治統道統之極。而何憂醜虜哉。伏願思

皇祖以文武不和。十年九牧。預懸師武臣之鑑。

皇考以堯舜必法。朞月萬年。佇集同心德之大勳。惟斷乃成。威克厥愛。仁義交相爲用。而

景運如日方升矣。臣干冐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日講存稿　天啓六年　講官臣陳仁錫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繇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這一章書是説有禮則和無禮則不和總要尚嚴肅的意思有子説禮以辯上下定民志惟其辯所以定惟其定所以和如禮之用于天下極整齊極和順豈不可貴先王之道惟斯盡善盡美小事大事那有不遵行的何爲

說箇大兼說箇小假如大處謹嚴小處寬縱
只向寬縱一路去了惟其事事逞不得顧欲
在在越不得範圍自然有箇節限那節處正
是和處這便是在在通行的道路有所不行
只爲知和而一于和不把禮來節制任情放
肆不和莫甚先王制禮原無這一條路如何
行走得去可見天下事那一件不貴和而有
禮則和那一件不是不和壞的而無禮則不
和用禮者一以嚴肅爲主方不失先王制禮

本意恭惟
太祖高皇帝曰禮法國之紀綱建國之初此爲首
務
宣宗章皇帝曰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
樂教化于是蕩然豈可久安長治臣按洪武
之初僭亂方平飭在名分是先王創制立極
之道宣德之時承平漸久憂在習俗是先王
起弊維風之道總是整頓一箇截齊世界然
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豈有堯舜在上臣下敢

教晉魏風流犯禁踰限不可底止者須從人
生身上凜肅做起
皇上秉道撰遵
祖制俾天下大者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理小者知
有等威度數之精嚴而臣竊誦小大繇之一
語重有感也假如
朝講是箇大處後庭佚遊宴遊是箇小處倘
大處勉遵典禮若于出入起居至微至細的
所在稍遅便安那乘機巧中的將規矩來放

鬆了初亦覺有軀就之樂漸漸心志搖惑精神懶散反有許多煩惱不受用處何等樣不和若是無大無小親賢士大夫如此對宦官宮妾亦如此坐一箇身子在禮法中一毫情欲來不得似乎拘束得緊久之安習身子自然悅豫動必以禮世法世則有許多從容恬愉中心安樂處何等樣和爲綱常倫理之主其必于制事制心之際萬分節慎而后可臣書生初見君父不識忌諱惟

皇上節[illegible]身以安天下臣不勝至願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這一章書是有子敎人謹始防失的意思義
是必可行的道理恥辱是喚醒無耻的良心
親是有道德可親近的有子說凡人行已要
不失言不失禮不失交又要起初萬分慎重
方可保其不失謂之信自有箇正當的大義
如渙汗其大號令出惟行大哉王言天下萬
世那箇不信從是義上合當如此言豈不可

復后世詔令月煩有猝然行之遂爲政事者
當初不及致詳甚至歛怨爲德功令愈嚴背
叛愈起到行不去時雖引經典明文以解于
百姓誰其信之又如宋臣蘇軾奏朝廷赦吏
胥不赦只因那詔書之言不實不能行于廟
堂故不能行于郡國而吏胥因緣爲奸若言
之必可行豈有此理又如唐德宗好貨之主
結怨于民一詔之後何能遂使軍士流涕祗
爲痛自貶抑出于至誠其所列軍國事件都

是與唐臣陸贄商略處置相機控御武夫悍將自然心悅誠服信之近義也如此謂之恭自有箇交際的定禮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毫踰越不得的若恭謹太過自巳中心慚汗當之者亦覺可憎何等耻辱要遠他須是近禮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大觀在上四表光昭方是準則處儘有稱謂失倫諂須無禮以萬古之廉耻換須臾之富貴縉紳羞之而與為伍子孫羞之不以為祖易曰或

承逢着似目日送一場羞與他其初徉托謙恭下士之跡也會哄騙流俗其實與大中至正之禮背馳甚遠恭之貴近禮也如此謂之親是與我道義肝膈極關切的謂之宗是做得身子性命之主的這樣人最易疎失了他要起初因依之時不失此人久後方可靠得著如三公可倚着他論道經邦如三孤可倚着他寅亮天地如六卿可倚着他倡九牧阜兆民國家有政事可賴以詢謀邊庭有警急

可賴以禦侮這方是國家靠得著的人此項好人在朝在野儘箇不乏臣願

皇上博諏廣詢擇才任使平時不專信一私昵之人臨事自然有人出力倘或偏聽誤信彼端士貞臣俱已斥遠無可倚仗一旦四方有事天變于上民亂于下要倚著倿倖一輩挽回補救全然倚他不着然後痛心疾首下詔求賢則何益矣用人之際惟我

皇上慎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
　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巳
這一章書是用志不分專心向學的意思有
道是言行可法的學是聖學孔子說學者自
有切務就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
惟心裏有箇着緊事在自然不暇他及試看
嗜慾淡泊的志氣自煥發幹理自快便凡事
之竅會自見得端的一日間可做得千百年
不朽之業此謂敏事大凡議論有餘只爲躬

衿不足豈有要敏速做實事的人肯將言語容易說出來須兢兢業業一言不敢輕發此謂慎言這等孳孳力學又不敢自以為是必親近有道的人以考正是非務要着實訂證一番不使差謬蓋從虛明無欲中來學之源極清自己有權衡定主所取的模範又端楷學之路極正想君子心裏嗜好別無一物念念進修更在在克治天縱有懷而靡及聖明舍己以從人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臣按率作

興事是今日最急之務

太祖高皇帝寳訓曰昔范仲淹居位每日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君子盡心于國家如此天下豈有廢事

孝宗敬皇帝　日御講筵　詢政事字字商確凡天下奏事有　旨令看詳者限三日令卽看詳者限二日他司行查不過十日重大事情量寛五日一時諸臣皆能竭力贊襄伏望

皇上申飭中外臣工不求安飽各做實事考求

負

祖宗明訓臣竊誦居無求安一語可見土木一事

猶非帝王所急更非今日急事又誦就有道

而正一語可見對幾箇賢良質幾卷經書還

不是實學這

文華殿是

神宗顯皇帝手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處

須將所言所行請二帝三王考正一過是否

合于天理又將所言所行請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公論正得過
便是學問正不過便不是學問臣願
皇上無襲好學之名方收講學之實蒭蕘之言
仰冀　採擇

經筵存稿　崇禎三年　講官臣陳仁錫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陳正位凝命之謨止即至善惟幾是隱微先見惟康是處置協宜全在心體上操存的弼直者大臣首作敢言之氣以倡謇諤之風也當時禹拜汝亦昌言之訓形諸讚歎曰都帝慎乃在位今予烝民粒矣萬苦

之平成已開兩階之干羽未格君職要乃位
乎天德愼之哉帝一聞斯言確然見天位在
此保邦致治格天協帝之實事皆在此一人
正位乎上志氣淸明遂將海宇精神羣臣職
業盡提攝煥發起來應之曰俞有若决江河
沛然莫禦氣象禹乃將愼位道理一一闡發
曰帝心自有個大中至正謂之止是從危微
界別處體認出來帝于此密密保合盡天理
不與以一毫意見事事有箇主宰了惟其主

宰凝定一念萌動灼然見得是道心人心的
關限便從幾微處徹底判决曰惟幾一念和
平油然見得是協和風動的消息即從竅會
處調劑至當曰惟康想禹旣拈出安汝止三
字又點出箇惟幾惟康試就帝身上看如烈
風雷雨弗迷非自家主張得定何能如是又
如夔夔齋慄烝烝乂不格姦非從天性幾深
處潛移嘿奪何能致親底豫這都是帝即象
體驗出來可見料理身心處正是料理民物

處當是時帝諄諄求言而言路自輔弼弘開
便抜去沮塞言路的根源禹遂陳于帝曰其
弼直大臣之職在格心尤在格至是無非之
帝心帝心至精其弼培養于未發之中帝心
至一其弼繩糾于藏密之地帝心防微杜漸
其弼無處不嚴衣御之備謹戸牖之防從來
不見不聞之地大臣見得眞說得徹未有不
得之於君父者假如苗頑弗即工僅一隅强
梗耳禹曰帝其念哉正惟帝一念岳牧庶尹

無不念一隅且念凡光天之下至于海隅日
出無不念這安危理亂關係重大處大臣擔
荷非輕安敢不直又如教養工虞兵刑禮樂
諸大典一張一弛關萬世法則一輕一重係
人命死生必須深切明著敷陳出來又如禹
乘四載隨山刋木不過自盡臣道然使忌諱
緘默不詳述一番聖主在上何以知四方艱
難那時無作好無作惡直遂其是是非非之
本然而無所屈折自此羣臣誰不思盡忠直

諫者在廷皆直臣則聖政愈光帝之動即天下之動萬古天心皆從動處見一動而經綸制作皆從情性上調劑幾微處撥轉感人心到極和極平與民志緊緊相維係自然億兆人之心輳集迎合于帝心而四方翕然從欲丕應徯志箇箇先志以迎其事業巍乎煥乎昭受上帝懿美之命然天自降康帝自安止愈兢兢愈業業懷永圖于慎位而天之申命亦大可見矣蓋天生聖主只爲幾箇百姓帝

廷之上旣命禹又命稷旣命契又命皐陶一
刻不肯放過一句不敢蔽蒙要使百官在在
布寛政小民人人走生路亦只爲幾箇百姓
所以丕應徯志上下總是一個念頭帝有帝
之申命天有天之申命萃爲嘉氣此謂主聖
臣直萬古極治巳恭惟
皇上遜志時敏緝熙
聖學急堯舜之先務而挈其大合自周之至明
而養其貞安晏一秉

聖裁事事惟其嚴備此率作興事之一時也臣伏覩雷火徵

天心仁愛勅險粗飭矣宜及時而盡發墩臺牘疏齋宿警下民其咨饑窮急賑矣宜扼要而力斷流賊滋蔓絕勾連詐款之釁則奴氛必除清貪暴蠹賊之原則賦役自正課京邊訓練之實則召募不煩復屯鹽盡善之經則加派可省無以恢復四城爲喜救死扶傷之義自近畿而達沿邊無以僥倖一退爲娛除兇雪耻

之謨備廣寧而絡四衛好生施普寰宇則於
無生中求有生納諫喜溢臣鄰則於有過中
求無過
皇天眷命
帝德日新臣敬述聖讀以伸祈天永命萬年孔
固之祝云

武舉錄序

天子登極之元年秋九月都試郡國材官介士大司馬奉俞功令加茇觩角組轡可筋骨膽力求也劒履之及氣摩青雲其曉忠孝大義恬澹為上吹律測之繫右籍則闈而問方略上命臣仁錫臣紹賢往偕都給事中臣允儒右給事中臣承業主事臣橋臣有聞共襄厥事臣含琪筆問戎行又稱主者甚懼已深

惟玁狁罕井之屬蠢蠢匪茹授靺韐以毛
雖善射而有辭矣天下安危所注意臣與
諸臣敢不齋祓簡迪用對揚
天子歲命既取士二百人以
獻臣以職事宜叙首簡臣閱練士節制尚矣
進而上於千之君子共勞若進而三千之一
心共祇懼又進而十人之同心同德共耆
定以仁人親之以腹心比之以孝友飲御
之誠貴禮而重報也謬哉使貪使詐金在

懷馬在廄而刄在其頸是忠孝恬澹者心
膂之至寶營便利田宅者性命之至讐也
義利錙錠多士豈武也而忽諸且士亦知
報之義乎報恩易報德難報禮尤難禮內
心之精微以少爲貴者也致恭存位匪勞
謙君子孰能終之郭汾陽擢武科醮而祝
士者高引爲格人元龜其事君大節一遵
禮度葢師貞之丈人歟臣讀易師九二在
師中吉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千古遺將之
文也懷萬邦之道三曰敬
天曰法
祖曰恤民
皇上聖敬日躋克自抑畏
命中外表奏特尊
天地
祖宗不敢竝
平臺

召對

文華裁決諄諄苦田賦加派漕輓逾期

盛德至計無已粤稽洪武天下飛奏災異著

爲令遇風霾輒餙邊庭頃月蝕申儆

皇上召廷臣下

明詔勤脩省至粟貴十年颶決萬戶地以震

告旣聞耳矣咨爾盡精厲氣無薄陰陽之

和何以報屯鹽裕軍與京營嚴戰守水利

關隘吭漕規載典則盡潤略壞法亂紀而

蓄無益之戎行飯不戰之冢卒與傭賈謀
居圍士綦憤也憤盈而決之
皇上以力行爲法
祖政繇舊咨爾敢勇深入懸匈奴頭槀街蠻吏邸
間飲至告款何以報自議徵兵三十萬司
農始加派令見兵有額郡國郡移正供適
欠日甚貪吏吸加派之朘間左受加派之
困
國家冒加派之名

皇上專用恤元元爲憂洽爾貧破其家省海內
佗負輸將之費厥賦貞何以報聞斯言也
流汗相屬
天地清寧之宇宙必不肆薄蝕於腥羶
祖宗欝沐之封疆必不淪尺寸於異域含生之類
扶老攜幼謳吟燕凱之聲歡號相答然後
類於
上帝禋於
祖宗酬

天子宵旰萬分一非爾陣交槊定之能事耶師
尚父曰太明發而萬物皆照又曰大哉聖
人之德獨聞獨見樂乎哉
皇上乾斷離照伐暴除兇醜虜必克昧昧我思
之剖符延世爾公爾侯所自樹也審獨聞
獨見之注嚮愜仁人君子之抱懷斯樂已
臣仁錫
神祖顯皇帝丁酉所舉士也閱九試而中天啓之
壬戌繇是感激知遇殫心

講筵朴愚硜執屏伏田野
皇上采廷臣言首荷
環召俾理
誥勑秩官寮與觀桓桓矯矯之盛以人事
君冀得當以報多士能縛名王擒貴人交臂
詘膝連綴而致之
闕下臣庶幾載筆磨銘勳燕然茲籍為嚆矢
報之義其交易哉[illegible]武舉者兵部尚書臣
在晉左侍郎臣邦華同知武舉者寧陽侯

臣光裕惠安伯臣慶臻遂安伯臣偉寧晉
伯臣天錫崇信伯臣天澤安寧侯臣祚昌
臨淮侯臣弘濟定西侯臣惟恭襄城伯臣
守錡誠意伯臣孔昭監試則御史臣心一
臣師褱法得備書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
院編脩陳仁錫謹序

○評資治通鑑序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于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于上人事應于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

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史尊自二十一史變爲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史命爲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曰編年仍是紀傳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錄分爲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爲三時政記以宰相二人撰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可以史矣史遷曰文史星暦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況其下者乎故謗黷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史獎北虜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豕也而史孤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卞蔡京也而史朓朓也而史正史猶爾況稗乘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爲置局秘閣賜名資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關國

家係生民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異故曰斷以邪正要于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大哉紳宗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平熙寧間紛爭國事蓋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大都有是非之心不可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于天定于君定于天下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巳出南史氏之筆范希文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巳齊太史數被刑而南史執簡往聞太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一月旦

之名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授張子厚于是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子而不留一道學之名溫公自選辟官屬御府供筆墨御笥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書而不留二者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尊主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有十論有較讐通鑑凡例間關從軍帳下別購人考異于各文釐釋文爲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康筆康簡較文字官不應踈繆而紹興金使聞

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之好事者撰前例以
屬汲故判爲贋本公註書精嚴之一端也仁錫
憂居以來杜户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
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
柔爾于是探索鈎致就其閎鉅關鍵畧爲提掇
俾閱鑑而又閱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
評註別開青眼試于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
焉如奇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明
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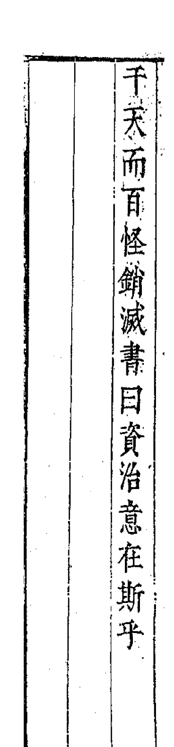
氷唯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唯恐少壞聖賢常
撐之宇宙誤用百年有限之精神矣化為泣泣
花為慟至大慟有欠伸思臥者乎嗟嗟讀書不
大悅無以嘘頑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
死灰不靈之愚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
書欲慟常多悅常少又欲慟巳多于慟人慟巳
今日多于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
齋沐而質溫公兼以問世寻閱鑑畢殫心宋史
旁及遼金元恭惟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敘疏譔宋史
柯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桱輩所未備
在勝國楊公維楨作正統辨黜遼金前人論之
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
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
界故編獨覈乎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
本曰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
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肇治亂之始

故一榜必書得某人儒學隱逸比温公加詳温
公删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月卽
四六亦不廢述揭傒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其于學問文章史
事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乎深是之通
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淵而
上之疑鬼疑神甚于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倫
不可垂後况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

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錄而宋元取
薛本蓋常論之溫公尚左傳昆陵尚荀悅袁宏
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
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
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名胡身之以前
漢歸攽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
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即較定簡較之流亞耶
神宗語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
唐宋人主尊編年明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

邇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臣啓沃之極思也噫
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夷狄而急民生豈
見用人太銳漸剝民以逞大壞軍典不減俸賜
不加搜括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邪雖然溫
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薛本據事直述
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
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
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于堯舜
必長君子之泰必掃夷狄之氛必是非皎然懸



于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通鑑目錄序

宋司馬文正公既編資治通鑑別纂精要為目錄三十卷皆有詔于朝晚著舉要曆八十卷未成書宋紫陽因之以裁綱目兩書不顯于我

朝前哲東阿于公恭擬合刻叙大旨稱

憲宗純皇帝特勅史臣刊正綱目梓于內府

神宗顯皇帝命進講通鑑閱十餘載俾模善本以三皇五帝三代紀畧冠諸首復摭百家所著如考異集覧正誤諸書附分注之下蒐精求乎

極博確有指歸矣萬世治平孰大乎此仁錫恭

讀成化

御製綱目序曰昔者五經同異賴漢宣帝命諸儒講論于石渠閣親稱制臨决然後歸一大哉言乎綱目非自紫陽昉也昉于温公予故並閱兩書首以目錄受付八閩徐伯詩讐較精好俾道法不爲事詞掩媺慝可以綱領提竊疑宋人主輯是書欲見大意莫如嚴邪正之辨截華夷之界

成祖文皇帝寶訓曰為人君者不可不讀易內君子而外小人一語關治道不小今觀于宋邪正何如也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似也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豈可哉或曰南朝自東晉能遺生徒不修孔廟宋齊而下外教盛行是變夏為夷也似也或又曰北朝自猗盧以來攻劉曜遂句拔收遺書祀孔子置五經博士禁胡語胡服迫至于文典章制度儀刑古昔是用夏而變夷也其然豈其然乎元祀孔子雷震凡楹兩廡地

裂非明驗耶合觀于宋華夷何如也然則是書

屈帝宋而伸于

明亦在乎長君子消小人壯中國斥夷狄而已

矣

宋元通鑑序

渡黃河舟中暑劇日夜披讀讀宋史歎曰兵冗耳猶無兵財講耳猶無財用人穰耳猶無人聲容盛耳奚有聲容議論煩耳奚有議論大都宋之匪彝天所醞釀宋之君子亦天所拂亂從來剏措宏遠之主開拓萬古而又生太宗以竟一代未了其子孫特受成焉耳幽燕大事藝祖太宗兩失之於後人何尤澶淵一舉自孤注之論出而其君膽落於過河後世子孫憚虜若憚虎

非故用欽若知天雄軍險謀不至此否臧勿用君子監諸噫過此以往予詳之簡端矣可無覆說獨恨胡元姦竄大統併禮樂竊之夫大聖大賢封謚褻辱古今之奇痛也宋臣仕元古今之大賊也史官有識者宜盡削其文請黜從祀者今大書特書恐仍舊史何憒憒歟予故嚴討之至其愼紀災異及治京東水利仍不廢採擇云

時天啓丙寅秋七月既望

大學衍義序

補衍義爲丘瓊山先生數年以來誦衍義補有之矣未有讀西山先生書而好之者予故合刻二書仍圖補所未備而先之以衍義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于講筵大可見此臣子靖獻第一義也深厚懇惻溢于至誠而痛陳事理不嫌激切西山先生洵有之矣其言曰使吾君之心烱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龜毫雖其幾襍進于堯朝登魑魅能逃于禹鼎必提其要恒挈

乎本至哉言也然公之書不進于紹定二年而進于端平元年艮亦苦矣甫上書而拜疾速授進之旨次日後殿聚講面諭朝夕觀覽忽有旨便令就今日進讀公須別寫帝曰已在此矣因歎先喆進書之不易主臣相知之不難故于端平則疾速于紹定則艱難矣君子藏器于身待旹而動使紹定之季遽出此書吕嬰芑亦公亦炊無憾然公固養其身以有爲也既以大學一書爲君天下律令格例尤恨壅蔽之禍不遠也

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首揭格物致知雖然不誠意物惡乎格哉心誠求赤子而保赤子之物格矣公之積誠能動始是枝葉未害本實先撥自古患之至宋不盡然本實猶有存者逡逡其臣高才率意出之無序故公以序為先眞相時識勢之言乃其文章渾潔遼雅尤不可及試常置案頭于心氣甚補公尤參奉夜對云宋制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以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其保持猶

易也故曰接賢大夫之時多有宋端人正士同

心哉

大學衍義補序

昔眞景元在端平初知福州召入戸部尚書進
大學衍義以坊宋末言利之庸人曰挈君父親
賢遠姦而未能歎臣主遇合之艱也乃其書獨
顯於 我朝恭惟
高廟書兩廡之壁
御筆折評論著而首疏請誦讀則宋文獻濂
堯舜代作
聖學日新

文廟
仁廟特命取閱
孝廟登極丘文莊濬時官祭酒補義恭呈
聖德淵淵弘文好學萬古稱焉丘書詳於事辯
於古而濶於今弘治以後闕如也
世廟
神廟享國長久嘉靖初楊宗伯節畧以進萬曆
間屢塵
宸注蓋有味乎景元進書之日痛陳三綱其關

鍵語則曰敬者治之聚

世廟亶聰明炳炳乎

敬一有箴祗厥初服

神廟久道化成實表章闡繹以開

聖子神孫之道統與

天無極哉仁錫竊念大學一書知止至善知所先後知修身爲本而知知至矣其大作手則用人理財盡之矣用人去伎慎理財戒聚斂盡之矣儒者言格物多詞費朕不致知不誠意何京物

之能格哉此與聚歛何異大都有名理之聚歛有經術之聚歛有經濟之聚歛弃本逐末終其身學爲賈人已矣言利之端自此始也格物者格其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故有物必有則明之是德絜之是矩知好知惡爲善去惡盡之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一身之物格好知其惡惡知其美而一家之物格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而一國之物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天下之物格否則慈父不能格其子良農不

舐格其苗父子兄弟皆不足法之人貪戾作亂漸不可誨之俗本末一淆潰決至此故知本者格知先者格知止者格有終即有始有本即有末有先即有後者格有終始也有本末也有先後也而精神專注於根荄者格乍錫首提此義論道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直接

高廟

列聖而三代以下皆不與焉以修身為一題

本朝建極立萬世之身法以齊家為之題

本朝寶訓立萬世之家法以治國爲一題

本朝都兩畿立萬世治國之法以平天下爲一題

本朝統一華夏敉寧邊海立萬世平天下之法其先務曰用人曰理財是故得人最盛而水旱有積寇盜有備斷斷乎言利勿用巳言必稱堯舜古人謂之敬君況吾身親見之敢繁據乎哉緊惟漢唐宋不旁引卽題目亦不旁溢書垂成矣先出二評見意韓子不云乎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古今著書通患誠慎之也